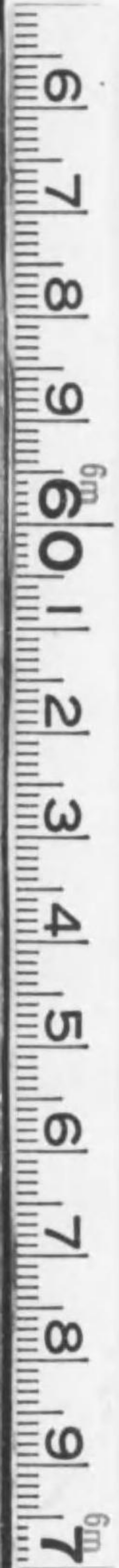


左傳文粹

全

特258

808



始



簡野道明編

左傳文粹

東京

株式會社 明治書院

特258
808

例言

一文以左氏爲至妙。學者必不可不熟讀。此篇就全書中擇其文理兼長者錄之。其有春秋經文者或并揭之。或略焉。不必拘泥也。

一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中略）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蓋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皇朝文武天皇大寶元年定大學國學之制，易詩三禮及春秋左氏傳各爲一經。而左氏傳用服虔杜預注。此篇注專據杜氏集解者爲此故也。

一 杜氏集解其義未妥者及無注者博採諸家說錄之欄外以資學者之研究。

一 卷末付載春秋列國地圖以便地理之考檢。

一 引用書目開列如左。

春秋左氏傳正義	杜預注	春秋地理考實	江永
左傳句讀直解	林堯叟	春秋名字解詁	王引之
春秋左傳句解	朱申	左氏傳考	字野
左傳附注	陸燾	左傳考義	字野
左傳注解辨誤	傅遜	左傳雕題略	中井積德
左傳杜解補正	顧炎武	左氏傳校本	秦鼎
左傳補注	馬宗璉	左傳續考	龜井
左繡	馮李驊等	左傳輯釋	安井
左氏傳補注	沈欽韓	左氏會箋	竹添光鴻
左傳紀事本末	高士奇		

左傳文粹 目次

鄭莊公克共叔段	一
衛州吁之亂	五
齊無知之亂	九
齊魯戰于長勺	二二
晉獻公嬖驪姬	一四
召陵之盟	一六
驪姬構難	一八
葵丘之會	二二

晉諸公子爭立	二二
晉文公入立	二四
城濮之戰	三四
燭之武退秦師	五〇
殽之戰	五二
趙盾弑晉靈公	五八
王孫滿對楚子	六一
邲之戰	六三
楚莊王圍宋	八二
鞏之戰	八六
楚歸知罃	九六

宋之盟	九八
鄢陵之戰	一〇一
季札聘于諸侯	一一二
子皮授子產政	一一八
子產壞晉館垣	一二一
子產能為鄭國	一二四
楚子次于乾谿	一三四
晏子論和同	一三八
子產授子大叔政	一四〇
晏子諫齊景公	一四二
吳師入郢	一四四

周平王四十九年，鄭莊公二十二年。

寤生，史記鄭世家，生之難，應劭風俗通，凡兒墮地，能開目視者，謂之寤生，參存。亟，音器，數也。

左傳文粹

鄭莊公克共叔段 隱公元年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生莊公及共叔

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

惡之。寤，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太子。亟請於武公，

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

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特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虢國，今榮陽縣。請京，使居之。

鄭莊公克共叔段

龜井魯左傳考義云、貳者益多、固非其國、故曰不堪貳。

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龍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榮陽京縣。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路也。姑、且也。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貳、鄭邊邑。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考義云、不義者必失衆心也。承上多行不義、語氣照應。杜註誤矣。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醜縣。北有延津。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

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今縣。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遂寘姜氏于城穎。城、穎、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

關同類

左氏每自立論語。以君子曰三字發之。後人作史如史臣曰。史官曰。論曰。贊曰。類皆沿此例。贊曰之類。大雅既醉之五章。也。既錫也。類皆類也。猶云德不孤必有鄰。

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為羹。饗士。蓋古賜饗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繫我獨無。繫。語助。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武。據姜在設。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隧。若今延道。隧。晉遂。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也。洩。洩世反。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純。猶篤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

意。故春秋傳引詩。皆不與今說。詩者同他皆放此。

衛州吁之亂 隱公三年

周桓王元年。衛桓公十六年。宋瑯公元年。陳桓公二十六年。蔡宣公三十一年。鄭莊公二十五年。鄭妻之妹厲。從妻而來為妾者也。變賤而得幸者也。義方。義者。制事之宜也。方向也。猶言義之所在也。將立州吁。二句。是反迫語。與上篇若欲與大叔。臣請事之一樣口氣。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夫也。大子不敢居上。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答。終以無子。國人愛之。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嬀。陳姓也。厲。戴。皆諡。難為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嬀人之子也。嬀。親幸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碏。衛大夫。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

龜井景左傳考云案賤大小一也唯貴賤以位言大小以孫晉淫破義即淫洗破義方也

清衛邑也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言將立為天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陟者，鮮矣。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

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閒親，新閒舊，小加大，小國而加兵於大國如思侯伐鄭之比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臣行君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

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弑其君故傳先

經以始事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

賦兵賦也杜註謂賦謂非

攬考云夫州吁之夫彼也夫兵之夫發語忍殘忍也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侯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故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緝益所以亂夫州

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

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非卿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石碚也。以州吁不安，請其父。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碚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小已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

大夫七十而致事，曰老夫。敢下，添請字看。

林堯叟左傳直解云：仲君臣之大義，滅父子之私，合古語之義矣。

莊公八年周莊王十一年齊襄公十二年

乾時齊地乾音干。

齊襄公。

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碚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碚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

齊無知之亂 莊公八年九年

八年，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圖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戍守也。葵丘，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瓜時七月。

期本作莽。

傳公、襄公父。

魯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歸之，夫人以告齊侯。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車拉而殺之。魯人請齊殺彭生，死非其罪也。事見桓公十八年傳。

信之，示其鞭創，乃賊信之。

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也。問命。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子適大。襄公緦之。二人因之作亂。二人連稱。管至父。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閒公。閒公之。曰捷吾以女為夫人。捷克也。宣。冬十二月。齊侯游于姑婪。遂田于貝丘。姑婪貝丘皆齊地。田獵也。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見大豕而從者見彭生皆妖鬼。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誅責也。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許賊助賊。伏公而出鬪。

石之之助語。

不類不似君之容貌。竹派井井左氏會箋云曰門曰門中曰階下曰牀曰戶下。以見賊闖入急進之勢。

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傳乘乘驛傳車也。

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石之紛如齊小臣亦闖死。遂入殺孟陽于牀。孟陽亦小臣。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弑之而立無知。經書十一月癸未長曆推之。月六日也。傳云十二月傳誤。初襄公立無常。政令。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鮑叔牙小白傳。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夷吾召忽皆小白傳。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子糾傳也。子糾小白庶兄。來不書皆非卿也。為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傳。齊大夫為殺無知傳。九年春。雍廩殺無知。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桓公小白。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戎路兵車。傳乘乘他車。秦子梁子以公旗辟于下道。二子公御及戎。

實音豆。

右也。以。是以皆止。止獲也。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鮑叔乘勝而進軍。志在生。得管仲故託不忍之辭。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管仲言欲快意戮殺之。乃殺子糾于生竇。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僎。高僎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治理政事之才多於敬仲。使相可也。公從之。

齊魯戰于長勺

莊公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

長勺，魯地。
曹劌，史記，刺客傳，作曹沫，柯會，劫齊桓侯，復侵地者。

遠謀二字，一篇眼目。

乃入見三字，寫得曹劌有毅然獨往，目空一世之概。

請從請字，與前請見請字，通應作章法。
將鼓將馳，又與前將戰通應作章法。將鼓將馳中，富有肉食者未能遠謀意。

者謀之。又何閒焉。肉食，在位者。閒，猶與也。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公衣食所惠。不過左右故曰未徧。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祝辭不敢以小爲大，以惡爲美。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信，大信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必盡已情，察審也。對曰：忠之屬也。上思利也。民忠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兵車。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

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獻公嬖驪姬莊公二十八年

國晉獻公娶于賈，無子。賈姬姓烝於齊姜。齊姜，武公妾。生秦穆

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子也。晉伐驪戎，驪戎男

女以驪姬。驪戎，在京兆新豐縣。其君姬姓，其爵男也。納女於人曰女。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姓梁，名五。在閩關之

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視聽外事。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沃，曲

莊公二十八年。周惠王十一年。晉獻公十一年。

考義云：外嬖言男子得嬖幸者，別內嬖也。

莫漢通。安井衡輯釋云：狄，北狄，廣莫謂廣大無界限，言蒲與二風與北狄鄰，使二公子出居之，必能漸服北狄。若北狄廣莫之地，於晉為都邑，則晉之開土境將日益大。故云不亦宜乎。一本皆下鄙上，有在字。

桓叔所封。先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今平陽蒲子縣。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章旌也。伐，功也。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即謂蒲與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邑，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獻公未決，故復使二五俱說此美。晉侯說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言二人俱共舉，傷晉室若此。

僖公四年周惠王二十一年。鄭文公十七年。齊桓公三十年。蔡穆公十九年。

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蓋言各處南北無馬牛亦相見而誘去。汝今何故而輻入吾地也。中井積德。左傳難題云。謂地之遠遠也。非微事之謂。

轅考云。召陵。勤王之師也。故爾呼楚子也。

召陵之盟 僖公三年四年

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圃。蕩公。蔡姬齊公夫人。蕩。搖也。圃。苑也。蓋魚池在苑中。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齊明年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保召公與也。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討其罪。齊桓因此命以夸楚。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無棣。皆齊竟也。履。所踐履。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江淮間生一茅三脊者。見管子封禪書。然是艸，非常賈物。故云未審。昭王南巡，濟漢，船人膠船中流，船解，王沒。見呂覽帝王世紀。陸。楚地。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軌菁茅之為。異未審。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諸侯不知其故，故問之。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昭王時。漢非楚竟。故不受罪。師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復進師。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如陘之師。觀。視也。師退，次于召陵。完請。盟故。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乘。共。戰。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言諸侯之附從，非為己。乃尋先君之好。謙而自廣。因求與楚同好。孤寡不穀。諸侯謙。對曰。君惠徼福，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以言竟土之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當城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驪姬構難 僖公四年五年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

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龜象而後有筮數。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卜兆辭，渝，變也，攘，除也。一數短長。

薰一蕪，十年尚猶有臭。薰，香草，蕪，臭草，十年有臭，言善惡難除。必不可，弗聽。

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

公若專心愛之，心將變改。變改，乃除公之美。美，善等字，皆從羊。故論爲美。美謂公初所美，申生二公子。秦鼎，校本云：薰蕪等分相和，難積十年，尚猶有臭。氣，香氣，臭氣存。中大夫，里克。

賊，謂毒殺之事。

此名謂弑君父之名。

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齊姜，大子母，言求食。大子

祭于曲沃，歸胙于公。胙，祭之酒肉。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

毒而獻之。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

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

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大

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爲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

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

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

奔屈。二子時在朝，爲明年晉殺申生，德。初，晉侯使士蔿爲二公子築蒲與

林註云：真薪於土，維而築之，不堅實也。又云：憂患必來，與之仇對。歸字作應字解。

詩大雅板篇。

離騷云：宗子爲國之藩屏，猶城也。

據考云：狐裘起其言，委散毛亂也。此比國勢散亂，人心不定。及難及難，及難，及難，重耳即文公。

祛，袂末也。覆，同秋。

屈不慎，真薪焉。不謹夷吾訴之。公使讓之。之，誦讓也。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感，憂必讎焉。讎，猶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守保而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則宗子之固若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如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焉，用也。退而賦曰：狐裘尫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尫茸，亂貌。公與二公子爲三言城不堅，則爲公子所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祛，遂出奔翟。

夷吾自梁入秦，未幾晉獻公卒，其子奚齊、卓子皆爲人所殺。秦穆公納夷吾於晉，爲君，即惠公。同一奔也。兩公子優劣不同。

葵丘，宋地，與莊公八年葵丘在齊者異。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

葵丘之會僖公九年

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秋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

胙。胙，祭肉。尊之。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事也。使孔賜伯舅胙。

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

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賈華，晉大夫，非不欲校，力不能守。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嫌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爲秦所親幸，秦既大國，且穆姬在焉，故欲因以求入。

房玄齡云若貪天子寵命則得天譴身必顯榮是遺天子羞辱也。

晉獻公。

伯舅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壽。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在。顏面之前八寸曰咫。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於堂下。受於堂上。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修好。故傳顯其盟辭。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十九年。南伐楚。在四十年。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東必不能復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將有亂。晉侯乃還。不復會齊。

晉諸公子爭立 僖公九年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丕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縣藐。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使保護之。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死事生兩無疑恨所謂正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三公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

奚齊驪姬所生。驪姬云陸貞山曰。藐弱小也。諸語辭與。諸之諸同。藐諸猶言眇然也。孤指奚齊。攬考云在者委託之也。所謂託六尺之孤。驪姬云貞訓正固。乃純一不變之謂也。不可偏訓正。先告荀息曰云云。申生重耳夷吾三公子之徒黨怨恨驪姬實深。今將作亂而又有鄰國之秦人輔之於外。本國之晉人輔之於內。皆欲不利於奚齊。恐汝獨力斷難處此。此里克諷其舍奚齊而與已謀他立貳變也。復履也。

顧炎武杜解補正云：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卓子驪姬之婦所生。

會箋云：荀息從君於昏而不達事勢，惟以不食言爲重。是以君子責其前言之失，不可復治也。案公羊傳云：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似可從。

續考云：此一節再提而更詳之，以見其出

欲復言而愛身乎。荀叔荀息也。復言言可復也。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言不能止里哀。使不忠於申生等。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詩大雅抑之篇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圭。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重言之義。

晉文公入立僖公二十三年二十四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事在五年。蒲

國之情狀非凡，時公子年十七，史記爲年四十三，杜預

難，驪姬之難。孔穎達正義云：人以錄生，故謂之生錄。轉釋云：校角也。角是非強弱也。陸遜左傳註解辨誤云：顧頡、魏驥俱好命於圖曹，顧即就對，而擊亦被黜，後驥亦未見有動也。雖或賢安，見有其大功乎。狐毛設於子城，以將楚買佗以公族，致位大。師初不在魏擊下也。想五人從公子在一時，而毛佗或稍後，遂因而逸之耳。乃妄以此斷，何謬乎。

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受也。保，猶恃也。於是乎得人。以錄。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

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武子，魏驥也。武子，魏驥也。司空季子。晉頃，曰季也。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狄人伐廬咎如。廬咎如，晉之邑也。

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盾，趙宣子也。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不復成嫁。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

妻之林註以宗女姜氏重耳。

林註云。憚人之寵與安己之居實足以敗壞功名。

離題云。釋文。薄。廉也。晉語。其將浴。設微薄而觀之。夫子謂重耳。

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土有國之祥。故以為天賜。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八十四也。公于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季公不可恃。故。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季公怒。其去故殺妾以滅口。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合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傳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

離題云。貳。謂私事重耳。如。恤。貳。心。之。貳。但非。姦。惡。耳。

離。道也。

楚子。成王。

不殺。諸侯。謙稱。

也。子盍蚤自貳。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實璧焉。臣無意外之交。故用盤。藏。璧。饋。中不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子故曰。姬出。在外。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狐偃。趙衰。實佗。三人皆卿才。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

輯釋云：瓊龍也。

林註云：三十里爲一舍。

又云：遇事肅敬而濟之以寬容。盡忠事主而加之以動力。

秦伯，穆公。輯釋云：重耳盟畢，揮手去水，故云揮之。揮之則水滿於旁，下句

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楚止命也。其左執鞭弭，右屬囊鞬，以與君周旋。張弓末無緣者，以受箭，以受箭，以受箭，以受箭。玉請殺之。長其志大。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體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肅，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也。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懷嬴，子圉妻，子圉，驪故號爲懷嬴。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匭，沃盥器也。揮，灑也。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匹，敵也。公

云：怒則水滿於懷，贏可知矣。故傳省文，不言滿，杜訓揮爲滿，未達傳意也。

輯釋引陸榮附註云：邵文莊公曰：諸言有如日，有如河，有如上帝，先君之類，皆謂其

子懼，降服而囚。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河水，朝宗于海，喻秦。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王國。古者禮皆放。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也。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言匡王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爲明年秦伯納之張本。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也。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子犯，重耳弟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投其璧于

神臨之必降之罰也。衛案河水濁故名黃河。今曰白水者重耳欲取明白之義故曰白水耳。投雙于河者實其信於河使狐偃信之有知日有如河亦皆實諸其神都說

武宮在魏。王引之云丁未下當有入于韓三字而今脫去。

續考云中宿二日一夜也。

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白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二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遺軍距重耳。秦伯使公子絳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戊申使殺懷公于高粱。懷公奔高粱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呂卻畏偃。呂甥卻芮惠公舊臣故畏為文公所偏害。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辭不見。曰蒲城之役。在五年。君命一宿女即至。即日。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田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披所斬文公衣袂也。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

林註云君命無二言奉君命者無有二心。

輯釋云何有焉易之辭言不以爲意也。

又云其無蒲狄乎言已欲亦爲文公除韓。

其人可鄙其言可聽容而用之文公度量不小。

輯釋云王城秦地名。

又云紀綱之僕在秦爲紀綱之僕言其選精。

其知之矣。知君人之道。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當二君世君爲蒲狄之人於我有何讓。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言君反齊桓已將自去不須辱君命。行者甚衆豈唯刑臣。披奄人故稱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告呂卻欲焚公宮。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已丑晦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新呂卻之難國未解賸故以兵衛文公諸門戶僕綱之事皆秦卒共之爲之紀綱。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頭須一曰里免。其出也竊藏以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

心，心臟也。

續考云，請其二子，請留而養於母家也。

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襄小怨所，以能安衆。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二子，伯也。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屏，原樓三子。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盾，狄女叔隗之子。子餘辭。子餘，趙之邑。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謂助。推

輯釋云：力猶功也。

難題云：蒙蔽也。

輯釋云：詳介推所言，特不過一介人，而傳詳錄之者，亦足以激貪厲汗，且美文公改過歸善也。林註云：是偽隱而有求顯達之心。

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推達言於文公。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緜上。

僖公二十八年，周襄王二十年，晉文公四年，楚成王四十年，齊昭公元年，宋成公五年，秦穆公二十八年，衛成公三年，曹共公二十一年。

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七年，年二十八

二十有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公子買

戍衛，不卒戍，刺之。公子買，魯大夫。夫子譏也。楚人救衛。三月，丙午，晉侯

入曹，執曹伯，畀宋人。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夏四月，

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

績。大崩曰績。敗績，名以殺罪之。衛侯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侯、蔡侯、鄭伯、衛子、莒子

得臣、子玉名。

元頃，衛大夫。

賤，苦圭反。離題云，註泥使字，不可從。輯釋云，子玉不言使者，蒙上省文。林註云，貫三人耳，言以矢穿其耳也。

又云，不知所賀，言不知所以可賀之由。

子玉剛而無禮，與晉人尚德貴禮，兩兩對映。猶歸也。補註云，言決其敗死，不復再入國門也。

盟于踐土。踐土，鄭地。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無傳，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六

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衛元頃出奔晉。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子文時不為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睢，楚邑。終

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

子玉為令尹，故蔿楚邑。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

子文飲之酒。賀子玉，堪其事。蔿賈尚幼，後至，不賀。蔿賈，伯贏孫叔，被之父，幼少也。子

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

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

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

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三百乘，二萬二千五百人。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宋莊公孫。先

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宋贈馬之施。

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

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伐穀以備齊。於是乎蒐于被廬。晉常以春蒐禮也。被廬，晉地。

作三軍。閔元年，晉獻公作二軍。今復大國之禮。謀元帥。中軍。趙衰曰：郤穀

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義之府也。

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

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

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讓於狐毛而佐之。狐毛，偃之兄。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

亟，欺莫反，數也。

夏書，益稷篇。雖題云陶虞之書，古皆稱夏書。以其記于夏史之筆也。賦，尚書作敷陳也。

欒枝，貞子也。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犢

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二十四年入。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無義則苟生。於是乎出定襄王，

二十五年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

知信，未宣其用。宣，明也。未明，於見用之信。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伐原在二十

十五年。民易資者，不求豐焉。不許以求多。明徵其辭。重言信。公曰：可

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

之禮。蒐，順少長，明貴賤。作執秩，以正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

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楚子使申叔去穀，子玉去宋。一戰而霸。文之教

也。謂明年戰城濮。

輯釋云：不知義，則輕去其鄉，如鳥獸然。故云未安其居。又云：用，施行也。民未知信，故不宜明其所施行。

共者，敬心也。

林註云：民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之命，而不疑惑。文教一語，結上義，信禮三項。

上德二字前照文教後照德攻。

離題云。成衛元以與楚也。今衛已背楚從晉則子叢自不得弗引兵而還也。不須召之。蓋子叢自還而殺之。因罪以不卒成也。子叢魯公子買字。

正義云。謀字或作誦。涉下文而誤耳。王念孫云。曰亦涉下文而行。

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曹在衛東故。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從汲郡南渡。出衛南而東。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五鹿。衛地。

二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晉臣佐下軍。上德也。先軫以下軍佐。越將中軍。故曰上德。晉臣司空季子。

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斂孟。衛地。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

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襄牛。衛地。公子買戍衛。晉伐衛。衛楚之昏姻。魯欲與楚。故成衛。

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召子叢而殺之。之以謝晉。謂

楚人曰。不卒成也。許告楚人言子叢不終成事而歸。故殺之。殺。晉侯圍

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上。晉侯患之。

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與衆也。舍墓。為將發冢。師遷焉。曹人兇懼。

一本。疊兇字。杜註云。兇兇。恐懼聲。則杜本亦如。疊兇字。兇懼同。惠棟云。說文云。兇。極恐也。从人在凶下。

續考云。報於何有。猶曰。何報之有。問。問。傷也。視察。其必死與否也。

左傳考云。不有寧也。猶言豈不寧乎。言其傷無害。故躍踊以示之。

離題云。距。巨通。大也。曲。細小也。中略。三百數之多也。

遷至曹人墓。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軒。大夫車。言其無德。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

而免其族。報施也。報。報。施。之。施。也。魏犇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二子各有從。亡之勞。燕僖負羈氏。燕。燒也。魏犇傷於胷。公欲

殺之。而愛其材。力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犇束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言不以病。故自安寧。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距。躍。超也。曲。踊。跳也。也。百。猶。勳。音。邁。勉也。乃舍之。殺顛頡。以徇于師。立舟

之僑。以為戎右。舟之僑。故號臣。閔二年。奔晉。以代魏犇。為先師。張本。宋人使門尹般如

晉師告急。宋大夫。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與晉絕。告楚

林註云。楚人猶未解圍。故告急。

齊秦未可。林註云：齊秦二國未肯助我與楚戰。

殺齊地。林註云：無從晉師言無得從晉師而與之爭戰。

難題云：尤當謂彼此勢力相敵不可必勝者。

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未肯戰。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齊秦求救於齊秦。藉之告楚，假借齊秦使為宋請。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不許齊喜賂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申在方城內，故曰入。使申叔去穀。二十六年中叔成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晉侯生十七年而亡，亡十九年而反。凡三十六年，至此四十矣。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公在故曰天假之年。公在故曰天假之年。而除其害。除患懷。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無求過分。軍志兵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又云：晉正合於當難，有德之語。故曰：晉之謂也。註：當用三志失語氣。

宛春，楚大夫。

與許也。

難題云：謂諸侯何言無言以應諸侯也。

者，晉之謂矣。謂今與晉遇，當用此三志。子玉使伯棼請戰。伯棼子越椒也。關伯比之孫。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閒，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之言，謂子玉不能以三百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楚子遺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業。楚有左右廣，又大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若敖者，子玉之祖也。六卒，子玉宗人之兵。六百，人言不悉，師以益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衛侯未出，竟曹伯見執在宋。已失位，故言復衛封曹。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己功。不可失矣。言可伐。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言將為諸侯所怪。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

攢考云楚師老矣去
年冬圍宋今已閱月
五六

輯釋云言既吐矣而
不行之若復食之然
故古者謂詐為食言
陸榮附註云亢敵也
離謂宋宋者楚之讎
外傳所謂未報楚惠
而亢宋者也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私許二國使告絕于楚而後復之攜離也。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須勝負決乃定計。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一舍三十里。初楚子云若反國何以報我。故以退三舍為報。背惠食言。以亢其讎。亢猶當也。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直氣盈飽。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慙次于城濮。

輯釋云與人役卒也
不與戰爭其言或中
故聽之
攢考云原田每每言
田草之盛以起下句
周四月夏仲春東作
之時也故歌曰田有
草宜櫛舊根而新播
種也
離題云公疑焉楚據
險若不可擊者而聽
輿誦又似可戰者故
疑也
文公臨事而懼與子
玉剛而無禮反照

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慙。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楚師背鄆而舍。鄆。丘陵。險阻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聽。眾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猶言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山。在漢北者。楚盡滅之。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貞。欒枝也。水北曰陽。殷之國在漢北者。楚盡滅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搏。手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盪。唾也。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晉侯上向。故得天。楚子下向。故伏其罪。腦。所以柔物。子犯審見事宜。故權言以答夢。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曰。請與君之士戲。以戰為戲。可見子玉輕用民命。子玉之詞。輕慢無禮。欒枝之詞。恭謹得體。勝敗所分。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

詰朝，明且也。

目焉。也。寄。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

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

命矣。不獲。敢煩大夫。謂二三子。煩，勸也。勸，勸也。戒爾車乘，

敬爾君事。詰朝相見。詰朝，平旦也。晉車七百乘，鞶韞鞅鞻。五

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鞶。在臂曰鞻。在腹曰鞅。在後曰鞻。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

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名。少，長猶言大小。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

以益攻戰之具。與曳柴亦是也。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

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闕宜中。子上，闕勃。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

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大旆

楚師馳之。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起以爲晉師已走。故馳而逐之。原軫即先軫。

雖題云傳，王是受獻之儀矣。與下文享禮不相干。用平禮句，辭上文也。昔文侯獻功之時，鄭伯之祖武公實傳平王。今鄭伯傳襄王者，是謂平王之故事也。

族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曳柴，塵也。詐爲棄走。楚師馳之。

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

止。故不敗。三軍唯中軍完。是大崩。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

還。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爲作宮。

鄉役之三月。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

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子人，氏。九名。晉欒枝入盟。鄭伯

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

駟介百乘，徒兵千。駟介，四馬被甲。徒兵，步兵。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傅，相也。以周平

王之禮。享晉侯。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王命尹

數弓矢千，是省筆。一本，茲弓下有十茲二字。
豐，釀，釀為酒，芬香條，暢於上下，祭祀先灌之以降神。

三觀，始至而見一觀也。享禮受策二觀也。去而辭三觀也。
元，頃，衛大夫，叔武，衛侯弟。

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以策書命晉侯也。叔興父，大夫也。王子虎，皆王卿士也。三官命之，以寵晉。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大輅，金輅也。戎輅，木輅也。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彤，赤也。玃，黑也。弓一，矢百，則矢千，各有形。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弓十矣。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桓鬯一，鬯，秬，黑黍，也。香酒，所。以降神，鬯，器名。
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逃，遠也。有慝於王者，糾而遠之。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稽首，首至地也。
大也，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出入，猶去來也。從美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自襄牛出。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奉，使攝君事。
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踐土宮之庭，書。踐土，別於京師。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

林註云：曾孫之子曰玄孫。自玄孫而下，無問老幼，俱受變盟之賜。
能以德攻，承上文文之教也。旬，收束。

續考云：可以濟師，受神之賜，是師之吉祥也。三軍之士聞之，自然生氣，則可以資戰勝之略也。
輯釋云：大夫若入，不應為買過三百乘，不能入之語。

祚國。俸，助也。諭，變也。殛，誅也。俸，使也。隊，隕也。克，能也。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信，合義。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
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弁，以鹿子皮為之。瓊，玉之別名。次之以飾弁及纓。詩云：會弁如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孟諸，宋穀澤。水草之交曰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大心，子玉之子。子西，故因榮黃，榮黃，榮季也。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因神之欲，以附百姓之願。濟師之理。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盡力無所愛惜，為勤。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

林註云、但能奉己、苟幸無過而已。

或訴云云、有人謂訴于衛侯、謂元咺私立衛侯弟叔武矣。咺不廢命云云、元咺不因殺其子而廢成公之命、仍奉叔武以守衛、則其未立叔武也、明矣、夷叔、即叔武也。

曰君其將以為戮。孫伯即大心、子玉子也、二子以此。及連穀而死。

至連穀、王無救命、故自殺也。文十年傳曰、城濮之役、王使止子玉曰、無死不及。子西亦自殺、縊而縣絕。故得不死。王時別遣追前使、連穀楚地、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屬文之宜。楚。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喜見於顏色。曰莫余毒也。

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言其自守無大志。或

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

角、元咺子。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夷、諱。六月、晉人復衛侯。

以叔武受盟於踐土、故衛侯歸。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武子、甯俞也、陳留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水。

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也。今天

誘其衷、衷、中。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

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牛曰牧、馬曰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

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

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以、惡相及。明神

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傳言叔武之賢、齊命之忠、衛侯

所以書。衛侯先期入。不信。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

與之乘而入。長牂、衛大夫甯子惠公之僕、二子衛大夫。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

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公以叔武尸枕其股。歎犬走

出。手射殺叔武。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元咺以衛侯驅入殺叔武、故至晉避之。

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牛馬因風而走、皆失之。亡大旆之左旃。大旃、

旗名、繫旄曰旃、通帛曰旃。祁瞞奸命。掌此二事而不修為奸軍令。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

輯釋云、風於澤者、遇大風於澤也、此風蓋旋風、故亡大旃之左旃、旋風極狹、故唯中軍遇之。

攷考云大風亂列。此奸命也。故使茅萋代之掌大旆。

使茅萋代之。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權代舟之僑也。士會。隨武子士蔣之孫。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 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徵會討貳。徵。召諸侯將。冬會于溫。 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三罪。顯頤。祁。瞞舟之僑。 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詩。大雅。言賞刑不失。則中國受惠。四方安靖。

燭之武退秦師

僖公三十年

圍秋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不禮。 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滎陽中牟縣南。 佚之

東道主。鄭在東。故云。行李。使人也。國語。周語。李。作理。云。行李。以節逆之。註。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本。理。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也。

狐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佚之。狐。燭之武。皆鄭大夫。 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利焉。許之。夜縋而出。縋。懸城而下。 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執事。亦謂秦。 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得鄭。以為秦邊邑。則越晉而難保。 焉用亡鄭以陪鄰。陪。益也。 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行李。使人。君亦無所害。 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焦瑕。晉河外五城之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築以距秦。言背秦之速。 夫晉何厭之

林註云。闕。猶削小也。若不削小秦之土地。將安所從取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肆。申也。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反為鄭守。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請擊秦也。夫人。謂秦穆公。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秦晉和整。而還相攻。更為亂也。吾其還也。亦去之。

殺之戰

僖公三十二年三十二年

三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滅而書入。不能有其地。滑。今河南偃師縣南。夏

僖公三十三年。周襄王二十五年。秦穆公三十三年。晉襄公元年。鄭穆公元年。

首一段。為秦敗殺伏案。極寫蹇叔先見之明。梓。晉都。

離題云。必有悖心。悖。謂背於理。林註。以後年滅晉。為悖心之事。得之。

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癸巳。葬晉文公。
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殯。窆也。曲沃。有舊宮焉。
出絳。樞有聲如牛。如牛。响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擊。自樞出。故曰君命大事。或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樞聲以
杞子自鄭使告于秦。三十年。秦使大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將善。良善。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

離題云。中壽。謂五六
十也。是時。秦叔蓋八
九十歲。故本云。爾前
日中壽而死。則比。今
爾墓木將已拱矣。言
其過老而不死也。
林註云。殺。即今之函
谷關。

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
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合手曰拱。言其
過老。悻不可用。蹇叔
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殺。殺。在弘農
澠池縣西。殺
有二陵焉。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之。祖父。其北陵
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陵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竅。故可以
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
道。必死是閒。以其深
險故。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為明年晉敗
秦於穀傳。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王城之北門。
非大將。御者在中。故左右下御不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
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
甲。來兵超乘。示勇。輕則寡謀。無禮則
脫。脫。易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

步師。行師也。

厲兵。高誘云。厲利其
兵。
輯釋云。今鄭。饋。率。既
竭矣。是以不能饋。吾
子今束載。我以爲吾
子以此故。將行也。然
鄭有原圃。吾子自取
其麋鹿。以供殺。亦
足以燕食矣。不必行
也。反言以促其行。

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買也。乘。
四韋。先韋乃
入牛。古者將獻。遺於
人。必有以先之。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
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積。厚也。
積。芻米。淹。久也。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猶
今之驛遞。鄭穆
公使視客館。視。秦三大
夫之舍。則束載厲兵秣馬矣。嚴兵待
秦師。使皇
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
爲吾子將行也。示知
其情。鄭之有原圃。猶秦之
有具囿也。原圃。具囿。
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秦使
成自取麋鹿。以爲行資。令敝邑得閒暇。
若何。猶如何。秦陽中牟縣西有圃。曰澤。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
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

林註晉鄭同姓

續考云何施之為猶曰何為施乎無禮如是何稱施之有以傳車起妻戎之兵欲速也

以墨染其衰而加經也韓釋云古者軍敗以喪禮自居時襄公居喪素服雖於軍敗故墨之

林註云構晉二君言彼三帥實交構我秦晉二君致有今日之敗

還也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也奉與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言以君死故忘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言秦以無禮加已施不足顧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公始適秦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嫡母三帥孟明等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

林註云墮毀晉國之軍實而崇長秦人之寇讎

孟明知其詐乃于舟中稽首拜命

林註云死且不朽者秦君治亡師之罪加之以此身雖死此心感恩終不朽腐

王念孫云不替孟明左氏記事之詞也金澤本明下孤上有曰字

此篇以蹇叔作主曰穆公訪諸蹇叔曰秦違蹇叔曰孤違蹇叔三句相承為文以見不聽老臣之言自取傾覆之辱所以示戒者深矣

林註云不廢孟明之師而使之取敗三帥

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暫猶卒也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墮毀也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謝因而執之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戮鼓繫也殺人以血塗鼓謂之戮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報秦伯素服郊次於郊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

皆賢。吾終不以一敗之小過而掩其終身之大德。替猶止也。

大德。替猶止也。

趙盾弑晉靈公。宣公二年

二年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晉靈公不君。失君道也。以明於例。應稱國以弑。厚斂以彫牆。彫。畫也。從臺上

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

使婦人載以過朝。舂。以草索爲之。宮屬。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

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

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士季隨會也。三進三伏。公不省而又前也。公知欲諫。

故伴。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

雖題云影。雖同。刻鑑也。非采畫。林註云。屬音而。煮也。熊蹯。即熊掌。最難熟。故宰夫煮之不熟。舂。音本。過朝以示人。令衆懼也。林註。士季。即士會。二臣見宰夫之手露於舂外。問婦人以宰夫被殺之故。而患靈公之無道。公三避而至。溜。不可復避。故止而視之。溜。屋簷。即中堂也。

鮮少也。

仲山甫。周宣王之相。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也。

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

豈唯羣臣賴之。又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

過也。詩。大雅也。衮。君之上服。闕。過也。言君能補過。衮不廢矣。常服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晉力士。晨往寢門

闕矣。盛服將朝。尙早。坐而假寐。不解衣。寢而睡。麇退。歎而言曰。

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

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槐。趙盾庭樹。秋九月。晉侯飲

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右。右車。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喉夫葵焉。明

輯釋云。盾末論彌明言過三爵。非禮之意。不敢即起。彌明見事急。言畢。遂扶盾以下。當時急迫之狀。千載之下。猶如目視之。非扶其醉也。遂兩事之辭。彌明言畢。扶盾故云遂。

左傳考云：鬻桑，疑是地名。不然，何以稱鬻桑之饑人。

林註云：以食與肉，置諸簞筥。

名居謂其姓名與居所。

搏而殺之。樊猛犬也。曠素口。反說文云：使犬也。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責公不養犬，而更以犬為己用。鬻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鬻桑。田獵也。鬻桑，桑之多蔭翳者。首山在河東蒲坂縣東南。見靈輒餓，問其病。靈輒，晉人。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去家近。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簞，筥也。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靈輒為公甲士。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鬻桑之饑人也。問其名居。問所居。不告而退。不望報也。遂自亡也。輒亦去。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穿，趙盾之從父昆弟子。乙丑，九月二十七日。宣子未出山而復。晉竟之山也。盾出奔聞公弒而還。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

雖題云：越竟乃免，言若越竟而後反縱使不討賊，亦可免。執逆之首名也。而罪歸于趙穿矣。非謂越竟則可以不討賊。

周定王元年，楚莊王八年。陸渾，戎狄小國，未嘗聞罪於楚。伐之何為。蓋借之以為觀兵，周疆計也。觀，示也。耀兵威也。林西仲云：勞勞其伐，戎也。

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貽伊戚。其我之謂矣。逸詩也。言人多所懷戀，則自遺憂。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不隱，盾之罪。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善其為法受屈。惜也。越竟乃免。越竟，則君臣之義絕，可以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黑臀，晉文公子。壬申，朝于武宮。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三年，春，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雒水，出上雒冢領山。至河南鞏縣入河。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王孫滿，周大夫。楚子問鼎

附註云禹之鑄鼎事不經見。墨子云夏后開命太康鑄鼎於昆吾。

攷考云協于上下言夏德協于天地也。

雖題云遷鼎在成王之世。定卽遷也。若武王之時未卜洛邑。註補武王遷之一句者。蓋據桓二年有武王克殷遷九鼎之語也。然自乖事實。

之大小輕重焉。示欲偏周取天下。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禹之世。遠方圖物。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之。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若順。螭魅罔兩。螭山神獸罔兩水神。莫能逢之。逢遇也。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民無災害則上下和而受天祐。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載祀皆年。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言可移。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底致也。成王定鼎于郊鄆。鄆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周定王十年晉景公三年楚莊王十七年鄭襄公八年。

十一年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七年冬晉爲黑壤之會鄭伯在焉。

輯釋云出車於巷城陷將巷戰也其臨于大宮亦示必死耳。

邲之戰

宣公十一年十二年

邲十有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邲鄭地。圍厲之役鄭伯逃歸。蓋在六年。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爲明年楚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伐遠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也。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且巷出車吉。出車於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陴城上僻倪皆哭所以告楚窮也。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

圍之。三月克之。哀其窮哭故為退師而猶不勝故復圍之九十日。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塗方九軌曰逵。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肉袒牽羊示服為臣僕。曰：孤不天。不為天所祐。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也。若惠顧前好，楚鄭世有盟誓之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于此四君使社稷不滅泯猶滅也。使改事君，夷於九縣。楚滅九國以為縣。願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四年滅江，五年滅六，十六年滅麇，十六年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

夷等也。

許之平。以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伯弟。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穀佐之。代林父。士會將上軍，代趙盾。為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代郤缺之子。與駟。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代趙朔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兒。韓厥為司馬。韓萬，萬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殄也。楚歸而動，不後。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言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

及河，晉在河北。

離題云，勦殺也。楚師歸而動，兵以伐鄭，未為後時。離題云，釁，開釁也。

林註云，哀其卑，言哀其卑以下人而救之。

荆尸，見莊公四年。正義云：發兵征伐，四者悉皆不與，故云不敗其業。

輯釋云：輶，謂將軍之輿。凡士卒進退，從將軍輿所向，故右輶言從將軍進退。

象物而動，物，旌旗也。言百官各象其所建之旗物而行動。

離題云：老有加，惠優老者，比之壯者，有所加益也。非全不計勞。輯釋云：內姓同德，選

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舒，討。徵。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車曰卒，步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薦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幸，令尹。孫叔敖。軍行右輶，左追蓐，在車之右者，挾輶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車。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鳴伏，所持以緝。及白爲幡，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勅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疎。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卑尊

取親者，外姓同德，選取故舊，言其厚親舊也。

輯釋云：經武，謂以法治武事。

會箋云：舉所者，功烈之所在也。

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也。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洎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洎，詩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者昧也。者，致也。致，詩於昧。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言當務從業，撫而取之。蒧子曰：不可。昔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也。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非，非也。夫，文。命爲

續考云在師之初故以師出言之夫師之出必以律若用律不臧則凶也故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離題云居高向下謂之臨臨之為卦後高而前下是不可行矣故曰不行之謂臨也是特論臨之名義耳

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

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

之臨兌下坤上初六變而之臨師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

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能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

弱坎爲衆今變兌爲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有律以如己也從如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

盈而以竭水以盈爲功以竭則敗也天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天爲兌是法敗

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竭流則竭涸也

此之謂矣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莛子尸之主此雖免

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殺先穀傳韓獻子謂桓子曰莛子

離題云捷克也與下文不捷參之內意同遂濟與及河應

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令鄭屬楚故曰失屬莛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

不捷惡有所分捷成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

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邲邲鄭北地沈尹將

中軍沈或作寢寢縣也子重公子嬰齊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

河而歸子反公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

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

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

叔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

南轅反旆回車南鄉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

附註云林父之將令不行軍衆欲棄聽進止而無上令不知所從也。輯釋云聽而無上與上盈而以竭文法正同無者蔑之也。

能行令其佐先穀剛復不仁未肯用命。復很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聽從子趙同趙括則爲軍無上令衆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鄆之間。敖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敖鄆二山在蔡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爲承。承繼也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欒武子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訓治也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曰也在軍

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言昔商討其百戰百克之威其後武王滅之卒殄其祀。藍縷方言引作縷縷通。

字野鼎左傳考云數其時刻至於日中而止。

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軍實軍器也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路乘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儉以啓土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箴諷也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爲壯曲爲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不德謂以力爭諸侯徼要也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五十五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尪爲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

克敵得屬言勝楚是克敵國服鄭是得屬國

攬考云不能文不能以文德懷不服者也又云疏云出入此行猶往來於鄭也案行道也今在鄭地故指而曰此行

難題云候人謂何候執役之賤者即使人之從者矣是不敢斥使人之辭非斥候

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屬得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同屏趙括咎指彘徒黨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莊子趙朔欒伯武子實其言必長晉國實猶充也言樂書之身行能充此言則當執晉國之政楚少宰如晉師少宰官名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閔憂也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淹留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率遂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謂何候人候望敵者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詔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

又云迹足跡也謂逐出在鄭之楚師

鄭玄云摩迫也軍壁曰壘

林註自代其御以執轡使御下車飾馬正鞅以示閒暇而還

非時時當六月故云

失辭言誤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遷徙曰無

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盟有日矣日有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

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晉之羣帥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

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葢左車左也葢矢之善者代御

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止也示閒暇攝叔曰吾聞致師

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

人逐之左右角之張兩角從旁夾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

不能進矢一而已矢盡僅存其二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

者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

離題云六棄取一亦只記載之辭耳非有貶意

禮考云幣應上文求而未得

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止不復逐。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錡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滎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滎澤在滎陽縣。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憾子郤克。弗備必敗。趙旃、魏錡，趙旃魏錡二有恨之人。莠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

林註云乘我楚人卒然進兵乘我不備又云無惡言無惡意

禮考云說即稅駕之稅

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莠子不可。不背也。士季使鞏朔、韓穿中軍大夫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也。覆為伏兵。七處敖地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大夫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說，命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楚王更迭戰之，故各有御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

轉釋云。服虔云。轉車也。守之車。案。晉人意不在戰。故使轉車逆之。服說是也。

又云。杜直解。掬字。不言所以可掬。蓋先乘船者。恐多乘。沈舟以兵斷。爭舟擊。故者之指。使之不得乘。故其指至可掬之多也。

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轉車逆之。轉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言餘軍皆移。去惟上軍在。經所以書戰。言猶有陳。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工尹齊。楚大夫。右拒。陳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二子。楚大夫。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曰。不穀

殿其卒而退。雖題云。傳。其辨誤云。士會自以其身為上軍之殿耳。順炎武云。古人以守戶之人謂之戶者。取其能止人也。雖題云。隊。墜。同。陷也。與下文出字相應。正義云。屬。蓋橫木車前。以約車上之兵器。慮其落也。隊。坑。則橫木有礙。故不能進。

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差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藉。猶假借也。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駒伯。郤克上軍佐也。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萃。集也。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同奔。為分謗。不戰。為生民。殿其卒而退。不敗。以其所將卒。為軍後殿。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戶。止。軍中易乘。則恐軍人惑。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以乘左。得勝故。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廣。兵車。兵。楚人憇之脫扃。憇。教也。扃。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

綏也。

校本云獲者被殺之名累即重也

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氏謂其二子無顧。趙旃見顧曰。趙旃在後。老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表所指木。取其尸。皆重獲在木下。兄弟累。尸而死。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負羈楚大夫。知罃知莊子之子。族家兵反。還戰。廚武子御魏錡。下軍之士多從之。知莊子下軍大夫故。每射抽矢。葢納諸廚子之房。抽。擡也。葢。好。箭。房。箭舍。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爲箭。本爲求子而來。反愛楊柳之箭。何也。董澤之蒲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河東聞喜縣東北有董池。故既。盡也。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名官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

輯釋云。顧。炎武云。言其軍。言無復部伍。解非。家。上文云。晉之餘師。是其兵不衆。又云。不能軍。是無復部伍。顧說是也。

京。大也。觀。示也。

周頌。時邁篇。
詩傳云。肆。陳也。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命也。亦通。

以二者還。王。穀。原。楚。營屯。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丙辰。楚重至於郟。重。不能成。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爲京觀。積尸封土。其京觀。上謂之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文。字。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戢。藏也。橐。箱也。詩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肆。遂也。夏。大也。言武王既息兵。又作武。能求美德。故遂大而信。王保天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武。頌篇名。耆。致也。言武王誅紂。致定其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美。武。王。能。布。政。陳。教。使。天。下。歸。往。求。安。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其。六。六。篇。綏。安也。屢。數也。言武王既安天下。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頌。篇。次。不。同。蓋。楚。樂。歌。之。次。第。夫武。禁

七德一段與上之士會所稱六項相對為文。雖題云章文章也謂功業昭著可觀者非篇章。

封以土封其尸骸。

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簡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祀先君告戰勝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罪無所。晉罪無所犯也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

雖題云分鄭謀以楚兵威分鄭爲二國其半仍屬舊君半別爲一國以魚臣爲之君也非以牛與楚又上文入楚師謂造于楚軍中也正義有釋解故詳焉。又云變因亂而流離也言亂離之禍何所歸哉下承以歸於怙亂者歸字相呼應如問答之語爰當作笑。

而還。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叔魚臣也子服石制也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言特人之亂以要利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詩小雅離憂也瘼病也爰於也言禍亂憂病於何所歸乎歎之歸於怙亂者也夫特亂則禍歸之。鄭伯許男如楚。爲十四年晉伐鄭僂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在僖二十八年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言憂喜失時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公喜而後可知也。見喜於顏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

此篇楚以有備而勝，晉以無備而敗，是文中要領。

宣公十四年，周定王十二年，楚莊王十九年，宋文公十六年，晉景公五年。

無假道，不請于宋而徑過其地也。

世不競。成王至穆王。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警，戒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晉侯使所，以不失職。

楚莊王圍宋 宣公十四年十五年

十有四年，秋九月，楚子圍宋。

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申舟，無畏也。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十文

正義云：鄭昭宋嬰，耳目各舉一事而對以相反言。宋不解事，必殺我也。

林註：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不解，故使人告急于晉。輯釋云：雖鞭之長，喻晉之疆不及馬腹。言力有所不及，喻不可違天與楚爭也。續考云：高下在心，諺止是一句。以下伯宗演之，別言大物必不能無小疵之意也。

年楚子田孟諸。曰：鄭昭宋嬰。昭，明也。嬰，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

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

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以我比其邊鄙，是與亡國同。

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

聞之，投袂而起。投，振也。袂，袖也。屢及於室皇。室皇，寢門闕。劍及於寢門

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言非所擊。天方授

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時

制川澤納汗。受汗。山藪藏疾。山之有林藪，毒害者居之。瑾瑜匿瑕。匿，亦藏也。雖美

附註云：襄、夫澤也。一曰：澤之水希者也。

以臣之信載君之義而行之，是為國家無疆之利。楚子行賂，是不知制命之義也。為臣而不辱君命以死，是能享其天祿也。

國君含垢忍垢，天之道也。晉侯恥不救宋，故伯宗為君其待之。哀楚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反言晉不救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樓車上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不行兩信信無二命。欲行信者，不受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貳。實廢隊也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

林註云：為臣而不辱君命以死，是能享其天祿也。

校本云：或以「易」字析該為古語。然觀「哀八年景伯語，則為「賈事」公羊傳，豈作「炊」

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已不廢命下臣獲考。考也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在宋積九月，不能服宋故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未服宋而去，故曰棄言申叔時僕。御僕也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諷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道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爨，炊也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

爾詐爾無我虞。

楚不詐宋宋不備楚盟不書不告

鞌之戰

成公二年

二年夏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

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

晉侯許之七百乘

周定王十八年齊頃公十年晉景公十一年衛穆公十一年二年春齊侯伐魯夏四月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名孫桓子衛大夫孫良夫臧宣叔魯大夫臧孫許宣公十七年傳云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雖婦人使觀之郤克敗而登婦人

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

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

軍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

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

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

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

師從齊師于莘

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

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

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

笑于房郤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王念孫云肅謂敏捷也爾雅曰肅速疾也

曰無能為役曰吾以分謗有此謹懼之心有此和睦之情已伏勝兆以上第一段敘晉起師靡笄歷山俗名千佛山是也

校本云釋憾報伐也

續考云。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言欲速戰也。

輯釋云。桑本難拔。中略今擊之者。亦以標有力。義與桀石同。故傳不單言桑。而言桑本矣。

以上第二段。敘齊約戰。

續考云。余病矣。史記作克欲還入驂善解此句者。

大國。無令與師淹於君地。與。衆也。淹。久也。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言自欲戰。不復須君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欲賣之。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綏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晉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

又云。緩曰。自始合。再著此句。一鼓而兩軍怒發。不暇一息者。見矣。春秋開兩虎相鬪。唯羣之役也。

輯釋云。子豈識之。然子病矣。言我勞如此。子豈識之。然子乃自爲病矣乎。亦厲之也。戰方殷。各盡力於其職。故云。子豈識之。非謂以病故不識已勞也。

色。言血多汗車。輪。御猶不敢息。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已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子輿。韓厥父。故中御而從齊侯。居。中代御者。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齊侯不知。或禮。射其左。越于車下。越。隊也。射其右。斃于車中。綦母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綦母張。晉大夫。寓。寄也。從左

林註云：逢丑父為車右事急，故易位居公之處。

林註云：下臣，韓厥自稱。正當戎車之行列，無所逃避而避。禮考云：兩君指魯衛，辱我士言與齊侯之士戰也。鄭玄云：朝祀之副曰貳，戎獵之副曰佐。以上第四段，敘晉追齊侯。

右皆肘之，使立於後。以左右皆死，不欲使立其處。韓厥俛定其右。俛，俯也。右被射。

仆車中故。逢丑父與公易位。居公處。將及華泉，驂絰於木

而止。驂，馬也。丑父寢於輶中。輶，車也。蛇出於其下，以肱擊

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為韓厥所及，丑父欲為右，故匿其傷。韓厥執

縶馬前。縶，馬絆也。執之。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進也。亦以示敬。曰：

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為二國救

請不欲力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若奔辟則為辱，晉君并為齊侯羞，故言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辭。敢告

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之從君俱還。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蒞為右，載齊侯以冕。佐車，副車。韓厥

輯釋云：抽戈，示欲殺之。使晉人不疑其貳。楯冒之，恐誤傷之也。

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

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

父，三入三出。重其代已故，入晉軍求之。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

齊師大敗，皆有退心，故齊侯輕出其衆，以帥退入于狄卒。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

入于衛師，衛師免之。狄衛畏齊之強，故不敢害齊侯，皆共免護之。遂自徐關入齊

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所過城邑皆勉勵其守者。辟女子。使辟君也。齊侯單還

故婦人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

銳司徒，主兵者。曰：苟君與吾父免矣，可若何？言餘人不可復若何。乃奔。

君齊侯以為有禮。先問君後問父故也。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窮力救反。以上第五段，敘齊敗後事。

林註云：客謂晉也。

正義云：先王之命，諸侯也。使之孝於母親，其類今輕慢其母，不受同類，即是違王命也。詩大雅既醉篇。韓釋云：毛傳，類善也。善，即孝也。言孝子之德，不匱乏，故能長賜。孝德之善於他人，使之亦孝其親。

擊馬陘。丘與馬陘，皆齊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甗，國佐也。甗，玉甗，皆滅紀所得。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貽。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使，使也。東西行。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若王命何？言違王命。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言孝心不匱者，又能以孝道長賜其志類。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疆，界也。理，正也。物土之宜，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故

詩小雅信南山篇

林註云：雖不能立德，以成同欲，然皆勤力以撫綏諸侯，以奔走服役於王命。詩商頌長發篇。續考云：不然，汎然反上文之辭也。杜似以然爲許，礙目。實感也。

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詩小雅或南或東，從其土宜。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晉之伐齊，循壘東行是。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爲盟主。其晉實有闕。闕，失也。四王之王也。禹、湯、文、武。樹德而濟，同欲焉。樹，立也。濟，成也。五伯之霸也。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周伯齊桓，晉文。勤而撫之，以役王命。役，事也。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繼，竟也。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詩頌殷湯布政優和，故百祿來聚，遒，聚也。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言不能爲。不然，不見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爲孫辭。畏君之震，師徒撓敗。震，動撓，曲也。吾子惠徼齊

難題云丘光庭曰言幸而戰勝亦當從晉命況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以上第六段敘齊致晉之詞

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木火餘燼背城借一於欲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魯衛諫曰齊疾我矣諫魯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謂賦我亦得地齊師所侵而紓於難齊服則難緩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與賦輿猶兵車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復白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歸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

汶陽之田汶水北地定十年郭謙龜陰之田皆是也以上第七段敘晉許齊之盟首從魯衛乞師起局末以魯衛請盟收場前從魯衛許盟師後從魯衛許晉師歸一段敘晉師歸後事一樣意思三樣筆法

續考云吾知免矣知范氏之免於禍也

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三帥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與帥主兵車侯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郤伯見公日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

焉。昭告也。樂書下軍帥。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楚歸知罃成公三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罃。罃，郤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荀首，知罃之父。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以血塗鼓，爲釁鼓。使歸，卽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紓，緩也。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宥，赦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繫繫也。二國有好，臣不與及。

知罃時在楚十年。其父荀首卽知莊子。是時爲晉中軍佐。不還其子，恐又開釁，故許歸其子。楚共王治戎，戎兵也。言晉楚二國治兵。俘，虜也。馘，割左耳也。言爲楚兵所執也。德，荷恩也。

林註：任，當也。

若以下四十六字一氣讀。次及，以次而及於軍事也。卿當帥全軍，而言偏師者，謙矣。不以私惠廢公事。盡忠於君，是乃不負楚君放歸之惠。所以爲報也。糾釋云：執事謂王，謙不敢斥，故言執事耳。

其誰敢德。言二國本不爲己。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戮，其不勝任。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君曰外臣。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君不許戮。而使嗣宗職，嗣其祖宗之位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遇楚將帥。其弗敢違。違，辟也。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成公十二年。周簡王七年。楚共王十二年。晉厲公二年。

羅茂。晉大夫。

克。猶遂也。

離題云不庭。只是時違不相朝會者。庭宜指霸主之庭。不當作王庭。襄十六年傳。同討不庭。凡諸侯朝聘皆成。禮於庭中。故欲同討。不來庭服者。

宋之盟成公十一年

宋華元善於令尹子重。又善於欒武子。聞楚人既許。晉羅茂成。而使歸復命矣。在往冬。華元如楚。遂如

晉。合晉楚之成。為明年盟宋。西門外張本。

十二年。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終前夏五月。晉士燮

會楚公子罷許偃。二子。楚大夫。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

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菑危。備救凶患。若有

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

也。幣謀其不協。而討不庭。討背叛不來。在王庭者。有渝此盟。明神殛

之。殛。誅也。俾隊其師。無克胙國。俾。使也。隊。失也。鄭伯如晉聽成。聽。猶受也。

且涖盟。楚子享之。子反相。為地室而縣焉。縣。鐘也。郤至

將登。登。堂也。金奏作於下。擊鐘而奏樂。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

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

及下臣。貺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貺。賜也。如天之福。兩

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此言兩君相見之禮。子反曰。如天之

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言兩君戰乃相見。無用此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曰。傳諸交讓得賓主辭者。多曰賓主以明之。若讓

之以一矢。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聞

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王事閒缺。則修私好。於是乎有享宴之禮。

林註云。為樂室於地之下。而縣鐘鼓。正義云。奏樂先擊鐘。鐘以金為之。謂之金奏。續考云。疏云。卒聞地。下鐘聲。出其不意。故驚怖而走出也。案君。子疾趨而不走。禮有趨出。固實而走。其驚。連失。容可知。

林註云。言若二國有相責讓之煩言。而以一矢相加。此禍之大者。

離題云。享主禮讓。若飲食足以講禮而已。

矣不厚其味故稱共
儉其不必以不飲不
食作解
禮考云政以禮成言
慈惠之政必以恭儉
之禮成今楚失享大
寶之禮故先風切之
夕魯見也
禮題云此引詩言諸
侯以此夫為城郭而
扞蔽其民人也
又云陸貞山曰所引
二詩分屬治亂此上
文曰及其亂也略其
武夫以為己腹心股
肱爪牙即繼之以此
詩則所謂公侯腹心
者非治世之美詞矣
古人引詩大半斷章
取義云云禮考云公
侯腹心武夫為公侯
之腹心以逞無疆之
欲也兩說可從杜註
非
禮考云制其腹心言
制其腹心之慾也所

享以訓共儉、享有體薦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所以訓共儉、宴以示慈惠。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共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不夕言無事。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
扞蔽也。言享宴結好、隣國所以蔽扞其民。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詩周南之風。赳武貌。干扞也。
言公侯之與武夫、止于扞難而已。及其亂也、諸侯貪冒、侵欲不息、爭尋常以
盡其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爭尺寸之地以相攻伐。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
爪牙。略取也。言世亂則公侯制禦武夫以從己志。使侵善隣國為搏噬之用無已。故詩曰：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舉詩之正以駁亂義。詩言治世則武夫能合德公侯外為扞城內制其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
民干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略其武夫以為己腹心爪牙。今吾子之
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

謂以禮制心者也。亂
則反之、言盡其民以
縱己欲也。
禮題云、食言負盟、則
范文子不能獨守信。
故云死無日也。謂受
神之罰。

周簡王十一年、晉厲
公六年、楚共王十六
年、鄭成公十年。

禮考云、晉國之憂、可
立俟也。此文子先見

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
日矣夫。言晉楚不能久和必復相伐。為十六年鄆陵戰張本。冬，楚公子罷如晉聘。且泄盟。
報郤十二月，晉侯及楚公子罷盟于赤棘。晉地。

鄆陵之戰 成公十
六年

十有六年夏六月，晉侯使欒黶來乞師。將伐鄭。欒，黶之子。甲
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績。楚師

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
以逞。逞快也。晉厲公無道，三郤驕故。欲使諸侯叛，冀其懼而思德。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

內憂處。三言三舉憂矣。

有勝矣。一本有字上。有管字。

正義云。詳者詳也。古字同耳。林註云。德深可以施恩惠於民。刑法可以正奸邪於國。詳以事

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代荀郤錡將上軍。代士荀偃佐之。代郤錡。偃荀庚子。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荀偃下軍佐。於是郤擊代趙旃將新軍。新上下軍罷矣。郤犇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與往非使也。為先歸張本。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反子令尹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壬子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在申。老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器猶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

神。則休祥降。義以建利。皆得宜。人皆知禮。則順時而動不妄。人皆知信。則守物而事無失。各知其極。輯釋云。此極亦當訓中。言人各有所宜守之中。上下皆知之。

林註云。人各憂恤其所底至之地。其誰肯致死。力以與晉戰。

財足則思無邪。用利而事節。動不失利。則事得其節。時順而物成。羣生得所。上下和睦。周旋不逆。動順理。求無不具。上下應。各知其極。無二心。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烝。衆也。極。中也。詩。頌言先王立其衆民。無不得中正。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敦。厚也。龐。大也。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闕。戰死者。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不施惠。而外絕其好。義不建利。潰齊盟。不詳事神。而食話言。信不守物。奸時以動。禮不順時。周四月。今二月妨農業。而疲民以逞。刑不正邪。而苟快意。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底。至也。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言其必敗。不反。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慮也。不整喪列。志失

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紓，緩也。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衆散敗也。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不反命。死於狄也。在僖三十三年。晉之師，苟伯不復從。荀林父奔走不復，故道在宣十二年。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見先君成敗之事。今我避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亟，數也。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齊、秦、狄。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

顧炎武云：謂不復從，事於楚，解非。輯釋云：鄢之役，晉上軍不敗，整頓其師，猶可以一戰矣。而荀林父一敗輒走，不能復從楚師而軍。

驕亢則憂患生也。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壓，在共未備。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子。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爲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閒，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子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陳而不整。不整，列。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故兵家以爲忌。在陳而囂。囂，喧譁也。陳合宜靜。合而加囂，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鬪心。人恤其所底。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爲橈。子重使大宰伯州

輯釋云：行首，猶言行前。謂行伍所向（中略）塞井夷竈者，以將陳於軍中。與爲行首自別。下文爲行，卽爲行列也。

輯釋云：閒，隙也。隙可乘者有六。二卿惡，至於在陳而驚，是六閒也。合而加囂以下，乃復說也。

續考云：各者，楚鄭蠻也。說文：巢，作櫛。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

輯釋云國士猶撰士。王卒皆撰士。苗賁皇詳告之。故晉侯左右皆懼之。以上文以王卒告。下文楚之其在其中軍王族而已。推之其義自明。族部屬也。

犁侍于王後。州黎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左將帥右車右。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伯州犁以公卒告王。公晉侯。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且謂楚衆多。故懼合戰與苗賁皇意異。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萃集也。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

離題云元大也。元王猶言巨帥也。又云南國三句，離辭。變自諸韻。除此之外，乃為卜者之辭。又云復卦無離象。而杜主張離義者，因南國變而附會焉。及起子推陰等皆不可從。

離題云劉炫曰：族者屬也。以中軍夾公耳。公行親軍也。

離官失官。離題云：敕陷車。車右之任也。他人為之是侵官也。元帥自有大任。捨而與他事，是失官也。註御字失當。

輯釋云：離題也。置甲於地。如人踣狀。然。

其卦遇復。☱☲ 復無變。震下坤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

此卜者辭也。復陽長之卦。陽氣起于南行推陰。故曰南國蹙也。南國勢蹙則離受其咎。離為諸侯。又為目。陽氣激南。飛矢之象。故曰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

傷，不敗何待。公從之。從其言而戰。有淖於前。淖泥也。乃皆左右

相違於淖。違避也。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為右。步毅即郤毅。彭名

御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

以其族夾公行。二族強故在公左右。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

「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大任謂元帥之職。且侵官冒也。

載公為侵官。失官慢也。去將而御失官也。離局姦也。遠其部曲為離局。有三罪焉，

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舉也。癸巳，潘尪之黨與

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黨潘尪之子。蹲舉也。一發達七札言其能陷堅。以示

故言蹲耳。革相次而下，以成甲，謂之札。七札即七甲。

林註云：免，其首背而越走，疾如風，皆致恭。

輯釋云：杜註，近一本作與，是也。莊十年傳，內食者謀之，又何間焉。杜云：閒猶與。若作近，義不可通。

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二子以射奪王。王怒曰：大辱國。曉其不向，知謀。詰朝，爾射死藝。言女以射自多，必當以藝死也。詰朝猶明朝，是戰日。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周世，姬姓。異姓，月也。異姓。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自錡死入泥，亦死象。

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弢，弓衣。以一矢復命。言一發而中。郤至三遇楚

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也。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殷，盛也。有韎韐之附注。

君子也。韎，赤色，附注，或服若袴而屬於附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恐其傷。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

輯釋云：不寧，寧也。君命之辱，與下文連讀。言敢告不安乎。以君之靈，身得安寧也。楚子問無乃傷乎，故以此答之。今也，君命之辱，於禮當拜，但為軍事之故，不能拜，敢肅使者也。肅，如揖，手未至地也。一本註：手下有「不字」是也。

攷考云：謙，竊視之義也。今遺輕兵，竊視其不意，而突出其前，故曰謙之而逆距也。辨誤以是謙為謙人，細作人失之。

輯釋云：子在君側，言子當在君側，以衛君也。敗者以下，乃說當在君側之意。攷考云：晉愈進而楚郤遂迫於險，不能退。

以君之靈，閒蒙甲冑。閒，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

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為事之故，敢肅使者。言君辱命來問，以首者肅，手至地。若今禮。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

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再辱國君，乃止。二年秦戰，韓厥已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蒯翰胡

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遺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其車以執之。郤

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熒戰，在閔二年。唐荀謂石首曰：子

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言石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首當御君以退。已當戰死。楚師薄於險。薄，迫也。叔山

也。所謂南國變，在此役則應於是句矣。叔山冉，楚人。

日，往日也。

續考云：好以暇，臨事不迫之謂也。整是形，暇是神。林註云：雖急遽之中，好以閒暇為勇。

積，苦臘反，飲器也。

顧炎武補正云：議，記也。謂其能記往日之言。

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王有死命乃射。再發盡殫。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二言子皆有過人之能囚楚公子茂。為郤至見張木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閒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也。往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

左傳云：且戰見星二句，束上領下。章法亦整暇之極。附註引周禮鄭註云：展，省閱也。

林註云：辟食言，食於寢事之閒。

子反嗜酒，詳于呂覽，韓非子等。

輯釋云：軍屯也。此謂營壘。

以范子語為東，與前文遙應。一憂于未戰之前，一戒于既勝之後也。一線串成，一絲不漏。時屬公昏，卻氏屬此戰特以侍勝耳。

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脫也。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夷，傷也。補卒乘。補，死也。繕甲兵。繕，治也。展車馬。展，陳也。雞鳴而食，唯命是聽。復，欲也。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蒐，閱也。秣馬利兵。秣，穀也。脩陳固列。固，堅也。蓐食申禱。申，重也。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穀陽，子反內豎也。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食楚粟三日也。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佞，才也。何以及此？君其戒之。戒，勿也。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周書，康誥言勝無常命，惟德是與。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

逾年厲公被執。三郤見誅。晉室大亂。文子老成識遠。

而汝也。一本。盍上。有子字。

輯釋云。敢不義言。敢不以大夫所命爲義。又云。楚子聞臣卒。實奔之言。自恥。背遺。故使止其死。

周景王元年。吳餘祭四年。季札壽夢之子。吳子餘祭新立。奉命來聘。始通魯。說音悅。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誤時不在軍。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引過。亦所以。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責子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謂子玉自殺。終二卿相惡。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以義命己。不敢不受。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季札聘于諸侯 襄公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

不得死乎。不得以壽死。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

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

必及子。爲昭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爲之歌。周

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周南召南。猶

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爲之歌。邶。鄘。衛。

者也。淵深也。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難。適宜。公淫。亂。滅。亡。民猶棄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叔。武

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爲別。故有疑言。爲

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爲雅。曰。美哉。思而不懼。

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爲之歌。鄭。詩第七。曰。美哉。其

正義云。季札此時編觀周樂。詩篇三百。不可歌盡。或每詩歌一篇。兩篇以示意耳。未必盡歌之也。附註云。猶未也。二南周之詩。何闕。商紂賈。連云。未有雅頌之成。功是也。輯釋云。勤而不怨矣。案。猶爲紂所役。故未免動勞。而文王安撫存恤之。故不怨矣。

林註云。大風。大國之風也。

附註。引服虔云。國未可量。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

離題云。此之謂夏聲。秦國卽周之舊都。故其聲夏也。夏聲。猶言京音也。故曰周之舊也。非謂去我狄之音之謂也。卽以爲諸夏之聲。則十三國南雅頌。皆夏聲矣。何特秦。輯釋云。婉。順也。順者曲。意行事。不失大直。險。儉通。續考云。魏既亡矣。故唯追惜之而已。若以真歸佐之。此必當出明主惜哉。

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其煩碎。知不能久。美其有治政之善。謾。 爲之歌齊。詩第八。 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 表東海者。其

大公乎。東海之表。式。 國未可量也。言其或。將復興。 爲之歌幽。詩第十。五。幽。周

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 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樂

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爲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之東乎。 爲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

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 爲之歌魏。詩

九。魏姬姓國。閔元 曰美哉。泂泂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

此。則明主也。泂泂。中唐之聲。婉。約也。險。當爲。險。字之誤也。 爲之歌唐。詩

十。唐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王念孫云。遺民。本作遠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此說是也。

周德之衰。輯釋云。幽厲雖無道。文武成康之澤未斬也。

輯釋云。熙熙。卽廣也。中略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猶言遠哉。造造。殆哉。岌岌矣。續考云。直而不倨。以下極言其中和之德音無不具也。離題云。自直而不倨。至行而不流。之十四事。皆音有此意。明王者之德。續考云。施取得中。故不至費。又不至貪底。

遠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

陳。詩第十二。 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 自郇以下

無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 爲之歌小雅。小雅。小正。亦 曰

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 怨而不言。音。有哀 其周德之衰

乎。衰。小 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 爲之歌大雅。

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 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 曲而有直體。論。其 其文

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皆歌變雅。 爲之歌頌。頌者。以其成 曰。至矣

哉。言。道 直而不倨。倨。傲。 曲而不屈。屈。撓。 邇而不偪。謙 遠而

不攜。攜。攜。過 遷而不淫。淫。過 復而不厭。常日 哀而不愁。命。知 樂

而不荒。節。之 用而不匱。德。弘 廣而不宣。不自 施而不費。

止也。滯也。卽流之反。對也。可以久而久。可也。以速而速。處而不底也。可以行則行。可以止則止。行而不流也。輯釋引王引之云。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八音卽謂之八風。中略。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正義云。刑卽謂也。尙書曰。蕭韶九成。卽是也。附註云。有德者。蓋自觀者言之。惜其未身致大平耳。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文王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南卽二南。箛卽三孔也。南箛吹箛舞二南也。攢考云。箛者。箛成此樂也。必有禹德。而有此舞。故云爾。其實樂象其德。非禹自箛之固矣。史記情作及。

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以義。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序也。盛德之所同也。頌有般魯。故曰。見舞象。節南箛者。刑象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已。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代。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洫。勤也。見舞韶箛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疇也。疇。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箛。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

觀止矣。傳通辨誤云。季札以韶樂德至盛無加。故云雖有他樂不敢請。非謂樂之終也。

縞。白紵紵麻也。雖題云與縞獻紵。雖縞物相贈。亦是地產所名。以見相愛之深耳。不當著義解。

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其出聘也。通嗣君也。吳子餘祭嗣立。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伯有。伯有。適衛。說蘧瑗。蘧。伯玉。史狗。史朝之子。文朝之子。史鱈。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

輯釋云晉國一旬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不言政而言國
離題云君侈則人心離焉臣良則人心歸焉且富者人之所趨自然之符也何必以厚施作說

威孫文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爭也猶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以威孫文子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言必厚施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

子皮授子產政

襄公三十年

小偏難供其求大多難行其政

虎子皮名

林註云要責其成功也彼欲得色我欲成國事彼此皆得其所欲以從國家之事而責其成功是事之成在我不在伯石也
尤罪也林註尤怪也亦通

圍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也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言在治也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難言不能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也何愛於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大族而後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也既伯石懼而歸

命策命也。

輯釋云：五溝五塗，井田法也。傳以封疆二字包之。據此文，當時鄭國井田之法已壞。子產復之耳。深四尺，廣四尺曰溝，深八尺，廣八尺曰洫，中略，廣中田之廬也。云廬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邑中之伍，不當言井。蓋五家相保，邑中之伍也。五井相保，井田之伍也。故云廬井有伍。周禮無此法。春秋之時，風俗漸漓，子產懲意制之，以防民爲耳。下文云：取我田疇而伍之，是也。

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命已。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已位。畏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爲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衆給而已。衆臣祭以芻豢爲足。子張怒，子張，張也。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不沒入。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

精，衣囊也。謂藏之精中而蓄之也。又云：麻田曰疇，伍之，即上文廬井有伍之伍。

周景王三年，晉平公十六年，鄭簡公二十四年。經文云：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附註云：斥，大也。廣也。

輯釋云：在，存也。謂存問之。里門曰閉，謂雅街門（巷門）謂之閭。

而緒之。緒，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爲呼。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

子產壞晉館垣襄公三十二年

圍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充斥，斥見。言其多。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舍館也。高其閭閻，閭，門也。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

林註云，雖鄭之從者，知所戒備，他國賓客來者，何以待之。

又云，士文伯，名內，字伯瑕。

校本云，輪幣，暴露，雙關。林西仲云，非見君而獻之，則似幣乃君之府庫之物，則鄭竟同於晉之郡縣供其賦稅矣。何以爲國平。又暴露於道路，則恐幣物朽敗，重不敬之罪。事在兩難，故用雙關法。附注云，薦，進，陳，設也。輯釋云，謂進設之庭，卽所謂庭實也。庫，屋卑也。

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勾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僑子產名文，公晉重耳。宮室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

輯釋云，甸，甸師也，亦謂之甸人。

續考云，各瞻其事，視己所掌之事也。各展其物，展省己所掌之物也。展，省閱也。

賓至如歸，賓至晉國，百用備給，如歸私家。舍於之於，當作如與。上文館如公寢同。

續考云，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此一事也。不容車，言其卑小也。垣不可踰，所以壞也。杜誤。林註云，命不可知，召見之命，不可知測。

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

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

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

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

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

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

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

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癘不戒。

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

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

林註。勤勞。謂修繕之事。

詩。板篇。輯釋云。憚。正字。釋。假借字。

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幣。進也。修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反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加禮。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釋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協同。辭說釋。則民安定。莫。猶定也。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

子產能為鄭國

襄公三十一年

送。往也。

逝。發聲也。猶是也。或去。往也。

雖題云秀。亦以貌而言。是也。續考云。文言威儀辭令也。公孫揮即子羽。雖題云為謂典故習俗之類。

閏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迂勞于棊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詩。大雅。濯。以水濯手。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

此才性之蔽。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言之。

朝夕退。自朝夕於朝廷退也。暮見曰夕。

附註。顏師古曰。遽。速也。離題云。急速也。

鄭人游于鄉校。鄉校。學校也。以論執政。論。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中。誘議國政。子產曰。何爲。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爲忠善。則怨。誘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

蔑然明名。

公羊傳。穀梁傳。皆以爲孔子襄二十一年。生哀十六年卒。年七十二。三史記以爲襄二十二年生。卒時七十二。杜註。從史記。子尹何。子皮之臣。邑。子皮之私邑也。願。謹厚也。輯釋云。愈猶益也。

川。懼也。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而藥之也。藥。石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厭壓也。國語魯語云：棟折榱崩，吾懼厭焉。考云：邑宰是家之大官也。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也。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也。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也。慢，易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

子皮開子產之言，不以爲忤，反以爲忠，此是人情所難。

校本去替下五字。

正義：服虔云：焜，明也。燿，照也。言備妃嬪之列，照明己之意，望也。

攷考云：微齊國之福於二公，以照臨鎮撫之也。此句意向下注，杜不了。

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

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齊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復以女繼少姜。曰：寡君使嬰曰：寡人

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

是以不獲。自來。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燿

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

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微福於大公，丁公。微，寡人。則先君與之福也。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

輯釋云以無人無長例之不親謂駑駘不可駕耳公乘公戎車也無人御右非其人列行也尤甚也

離題云以樂惰憂朱申曰惰慢也以淫樂而慢易憂禍也

胙叔向名

言晉衰弱不能征討救諸侯。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滋益道殣相望。殣死而女富溢尤。女嬖寵之家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八姓晉舊臣之族也。阜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惰憂。惰藏後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言今讒鼎之銘。讒鼎名也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昧且早起也。不。大也。言夙興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無法幸而得死。言得以壽終為幸豈其獲祀。言必不祀初景公欲

攬考云容容其身也

離題云傳因記與叔向語及節貴遂添記是一語以稱仁言之利耳註護晏子穿鑿大甚附註云如若也

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囂塵不可以居。湫聲塵土請更諸爽塏者。爽明燥燥辭曰君之先臣容焉。先臣晏子之先人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侈奢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繁多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已告於君故與叔向語而稱之。傳護晏子令不與張超同譏景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詩小雅如行也祉福也遄疾也言君子行福則庶幾亂疾止也其是之謂乎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

必擇爽垲之地而為之，非附益其故宅而大之也。既新為之，則所壞里室必多。故晏子毀新宅，改為里室，反之本主。其故宅則依然如舊。故下文曰：卒復其舊宅。復，反也。又云：王念孫云：且諺曰：本作曰：諺曰：（中略）案此且字不可讀，而註疏無解，則其本作曰：王說是也。離題云：君子不犯非禮，是虛說。小人不犯非禮，是實說。晏子謙以小人自居。

楚靈王皮冠田獵之冠。

拜謝，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舊。本壞里室以大晏子之宅故復之。則使宅人反之。還其故室。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卜，良鄰。二三子先卜鄰矣。二三子，謂鄰人。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去儉即奢，為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傳言齊晉之衰，賢臣懷憂，且言陳氏之興。

楚子次于乾谿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狩，冬獵也。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五子，楚大夫，徐吳與國，故圍之。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擊，鵠也。僕，御也。

四國皆分珍寶之器，我楚獨無所賜。

辟，同僻，其地僻陋也。筆路，柴車。藍縷，破衣也。言其窮處草莽也。

復陶。秦所遺，羽衣也。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為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僕析父從。楚大夫。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去冠被，舍鞭。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大公之子。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周公子，伯禽。竝事康王。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四國，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在新城，派鄉，縣南。筆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齊王舅也。成王母，齊大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今鄭人云云林註云此時舊許之地屬鄭故云

專猶單也言唯此四國已足使諸侯畏服

離題云吾刃將斬斬以喻挫勦之未言及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渚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

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

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

國者專足畏也四國陳蔡不羹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鍼秘鍼斧也秘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敢

請命請制度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

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譏其順王心如響應聲子革曰摩厲以

須王出吾刃將斬矣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斬王之淫惡王出復語左史倚

淫歷正義云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

祈招周詩也言問禮王近事尚且不知若問三墳五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該通其義

離題云金玉取其美也詩易所稱可見矣不必言堅重家語形作利似宜從

相趨過倚相楚史名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

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

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

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獲沒不見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

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之惇惇式昭德音惇惇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深感子革之言不能

自克以及於難克勝也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

明年被執於乾谿。

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晏子論和同 昭公二十年

齊侯 景公 至自田。晏子侍于遯臺。子猶馳而造焉。 子猶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

水火所以熟之者，醢醢鹽梅所以調之者。

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

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 燂，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

不及，洩其過。 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如亦

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君獻

進言其所以有否之故，以成就其無否之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 禮，總也。大也。

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先王之濟五味， 濟，成也。和五聲也，以平其心，

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 須氣 一體 舞者有 二類 頌，雅 四

物 雖用四方之物以成器。 五聲 宮商角徵羽。 六律 黃鐘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 七音

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 八風 八方之風。 九歌 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三事，謂之九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 以相成也。 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爲和樂。 清濁，小大，短

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 周，密也。

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

詩，肅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

七音，五音加變宮變徵。雖題云七音，指樂器。古稱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唯匏音亦可屬竹音，故除匏而數，以適於行文之順也。

林西仲云。以上解同之義。言所以異於和者。在此而據之所。以爲同不爲和者。亦在此。

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產授子大叔政 昭公二十年

圖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天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

少止。謂鄭國餘處之盜。由此少止。

說人爲善。隨人爲惡。此雖惡之小者。其事不可舍從也。無其無善之人也。惡大於善。隨說隨不從。則無善息止。寇盜苛虐。又大於無善。王當嚴刑以止爲寇虐。曾不長明白之刑者。
附註云。詩。朱傳。以練爲緩。是也。不競不練。猶曰不強。不備。爾義與下不剛不柔相比。
王念孫云。愛即仁也。謂子產之仁愛。有古人之遺風。非謂其見愛於人也。可從。

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康綏皆安也。周厲王暴虐。民勞於苛政。故詩人刺之。欲其施之以寬。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練。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齊景公三十二年。

晏子諫齊景公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不書魯不見。齊侯使禳之。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也。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林註：違德，違邪之德也。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

國其國也。已家田，成云：齊侯子孫若少惰，慢而陳氏如令，則齊將為陳氏之國。校本云：大夫稱家，國人是君之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以樹己私惠。轉釋云：民總農工賈言之，不遷謂不去其鄉。蓋有去公邑而往陳氏之邑者，故晏子言之不移，守其業也。又云：濫，溢也。謂行不循道。離題云：不收公利，謂不擅取常入公室之物也。

韓釋云：婦人老從子，故以從為禮，所以預防婦姑勃諍之患也。又云：達，回也。

又云：上，尚也。言可尚也。

吳越亂中國，自是始。

久矣。與天地竝。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也。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

吳師入郢 定公三年四年五年

四年春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於召陵先行會禮，入楚竟故書侵。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秋七月公至自會楚人圍蔡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蔡昭侯爲兩佩與兩裘。佩，佩也。玉也。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成公所惠侯之後肅爽駿馬名。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

楚令尹囊瓦字子常正義云：爽，或作霜，賈逵云：色如霜，執。

必如之。冢田虎云。言必獲如前馬以償之也。

劉文公。周王甥。士。晉人蓋請王命。

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隱。憂也。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相助也。夫人謂也。必如之。養馬者。馬。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言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共備故。明日禮不畢。將死。遣蔡侯之禮。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自誓言若復渡漢。當受禍。明如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為明年會。召陵張本。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

晉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留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

伍員字子胥。其父奢。兄尚。皆為楚平王所殺。

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晉楚同盟。伐之為取怨。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借觀之。明日或旆以會。或。賤者也。編旆曰旆。令賤人施其旆。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所以遂弱。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秋。楚為沈故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在昭七年。伯氏之族出。郤宛。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

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唐侯不書，兵屬於吳蔡。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

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

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

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太隧，直轅冥阨。

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

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器用軍。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

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

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

輯釋云：體氣透革，則柔軟不堪用。故革不可久也。

又云：三隘道，蓋在方城。故總稱城口。

子必死之，雖題云死，謂實殞命于陣上。是一死，雖前罪也，非死戰以徵幸之謂。

臣見義則行之，不待君命也。

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

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

午，二師陳于柏舉。經所以書戰，二師，吳楚師。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

闔廬曰：楚瓦不仁。瓦，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

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

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

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

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吳從楚師

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

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林註云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輯釋云林讀奔字句絕是也。為如殺雞為黍之為為食謂炊飯楚人炊飯正熱而吳人追及之楚人駭不食而奔故吳人食其飯而又從之也。

林註云言我若戰死誰能取我首以免。句卑吳人為司馬臣言我賤人也可用乎。

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者走不食

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畀我以出。涉睢。睢水出新城在戰數。昌魏縣東南

至枝江縣入江。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是楚王西走。

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

令尹之宮。子山吳王。子。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

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息汝南新息也。聞楚敗故還。敗吳

師于雍澨。傷。師而身被創。司馬先敗吳。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馬

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子賢。夫不知。三戰皆傷。曰。吾不可

離題云。劉而裏之。傳通曰。司馬未死。而句卑劉之也。

詩。燕民。義取。避平王之。強欲報昭王之。遠避也。

用也已。句卑布裳。劉而裏之。司馬已死。劉取其首。藏其身。而以其

首免。傳言司馬之忠壯。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王

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

郢。鍾建負季芊以從。鍾建。楚大夫。由于徐蘇而從。以背受戈。故當時聞絕。郢

公辛之弟懷。將弑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

可乎。辛。蔓成然之子。闔辛也。昭十四年。楚平王殺成然。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

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

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詩。大雅。言仲山甫不辟彊陵弱。違彊陵弱。非

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弑君罪。應滅宗。動無

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鬪辛與其弟巢。以王

離題獎助也。

林註與之與於吳也。

林註此時鐘金在隨與隨人要約。

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也。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也。隨公也。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子期，昭王兄也。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楚一人也。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鳩，安也。鐘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要言，無以楚王與吳，并欲脫子期。王使見。王喜其意，欲引見之，以比王臣且欲使盟隨人。辭

不敢以約為利。離題云：陸貞山附註曰：此約與上乘人之約義同。謂不敢乘君父困約之時以為利。

復與覆通。與下與字相對為文。史記作覆。杜訓報恐非。提起申包胥來，應前段伍員謀楚之案。離題云：荐食，猶言食也。

輯釋云：離寵也。

附注云：伏，隱也。謙言未獲所竄隱之處。

曰：不敢以約為利。此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事，非為德舉，故辭不敢見，亦不肯為盟主。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包胥，楚大夫。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復，報也。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荐，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

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

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其王于與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與子偕作，與子偕行。

九頓首而坐。無衣三章，章三頓首。秦師乃出。爲明年包胥以秦師至，張本。

五年，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

救楚。五百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子蒲曰：吾未知吳道。道，猶法術。使楚人先與

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于沂。沂，楚地。吳人獲

蘧射於柏舉。蘧射，楚大夫。其子帥奔徒。奔徒，楚散卒。以從子西，敗吳

師於軍祥。地，楚。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從吳伐楚故。九月，夫槩

王歸自立也，以與王戰而敗。自立爲吳王，號夫槩。奔楚，爲堂谿氏。

傳終吳師敗楚師于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麋。

輯釋云：言死者可歆祀，豈憚見焚哉。

名，地。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

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櫜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

也，可以歆舊祀。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而又戰？吳師

敗，又戰于公堵之谿。地，名。吳師大敗，吳子乃歸，囚闔

與罷，闔與罷請先，遂逃歸。與罷，楚大夫，請先至吳而逃歸，言吳唯得楚一大夫，復失之，所以不克。葉公

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後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

葉公終不正視。不義。楚子入于郢。吳師初

鬪，辛聞吳人之爭宮也，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

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

楚。王之奔隨也，將涉於成臼。江夏竟陵縣西有白水，出聊屈山，西南入漢。藍尹亶

涉其帑涉其妻子也。

附注云尋傳所記關懷但有秋君之謀曾無從王之績昭王此意當是以其兄鬪辛之故若曰以兄之德滅弟之怨耳此說是

林註所以為女子之道在別男女也馬宗禮云鍾儀世為伶人鍾氏之族蓋世掌樂官故鍾建亦為樂尹

涉其帑大慶楚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定安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吾以志前惡惡過也王賞鬪辛王孫由于王孫圉鍾建鬪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鬪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功者子西曰請舍懷也以初謀弑王也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終從其兄免王大難是大德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子旗憂成然也遂逃賞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以妻鍾建以為樂尹大夫樂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脾洩楚邑也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偽為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聞王所在而

高厚城高厚丈尺

顯炎武云夾谷在今萊蕪縣

周敬王二十年齊景公四十八年

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麋於樂城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言自知不能當辭勿行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不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

夾谷之會定公十年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會夾谷孔子

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

兵之斬之也。史記伯夷傳，左有欲兵之。

附注，祥福也，吉也。

愆，失也。德，指理言。人指身言。

輯釋云：載書，載實諸鬼神之辭，明神靈之類是也。齊師以下，乃相約之言，故曰加於載書。唯先載盟辭，故又曰有如此盟。以此推之，諸言有如此日。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相會儀也。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裔，遠也。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為不善。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兵也。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如此盟，謂之禍。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須無還魯。

有如河，有如先君者，皆指實諸其神之辭，益明。

既，盡也。既具，言犧象嘉樂皆備也。

用，批稗也。攬考云：有貌而無實也。嘉樂，犧象，享之實也。夾谷之享，蓋將用批稗者也。大凡享禮之設，所以昭明其有德也。君辱名惡，非昭德也不若止而勿享。

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典。事既成矣。會事成。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酒器，犧尊象尊也。嘉樂，鐘磬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批稗也。批，殺不成者。稗，草之似殺者。言享不具禮，穢薄若批稗。用批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孔子知禮，故以禮距之。齊人來歸鄆、郚、龜陰之田。齊侯懷。

319

132

發行所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
〔振替貯金口座東京四九九一番〕

株式會社 明

治書院

電話 神田 (25) 二二一六六四 九九一六五四



昭和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印刷
昭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發行

左傳文粹
定價金九拾錢

編者 簡野道明
東京市小石川區白山御殿町百七番地

發行者 三樹退三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十番地

印刷者 綾部喜久二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印刷所 宮本印刷所
東京市神田區雉子町三十四番地

左傳文粹終

終

